

·潮汕文庫·

艺苑出版社

明清實錄潮州事輯

陈历明 编校

選堂題



潮汕文库·潮汕历史文献丛编

明清实录潮州事辑

陈历明 编校

责任编辑:吴奎信

潮汕文库·潮汕历史文献丛编

明清实录潮州事辑

陈历明编校

香港艺苑出版社出版

怡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字数:276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ISBN962—7572—15—2

定价:HK\$ 60 元 ¥24 元

潮汕文库

总顾问 吴南生

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逸之 庄世平 刘思仁 许世元 李炳才 沈 野
陈 伟 陈伟南 张湘伟 林 川 赵贤明 饶宗颐
倪克屏 翁绍裘 詹培忠 蔡启贤

规划委员会

主 任 刘 峰

副主任 陈喜臣 黄福永 吴勤生 陈德鸿 杜经国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伟斌 李衍平 杨方笙 陈历明
黄赞发 隗 蒂 詹友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杜经国

副主任 黄赞发 杨方笙 陈历明 隗 蒂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吴奎信 林伦伦 林淳钧 郭马凤 黄 挺
黄绮文 蔡仰颜

主办单位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

永远荣誉会长 谢慧如 陈伟南

荣誉会长 詹培忠

名誉会长 李景河 吴文宁 陈经纬 彭电武 詹伟山

名誉理事 陈厚宝 许哲铭 郭国英 黄玉莲 陈合春

吴喜然 苏章如 郭 宣

(以上按捐款额及姓氏笔划排列)

会 长 刘 峰

副 会 长 吴勤生 陈德鸿

理 事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伟斌 马友光 方木宏 方壮彬 刘幸福

孙振明 麦友直 杜培锋 李福光 沈冰虹

陈 纤 陈少宏 陈作宏 陈武忠 郭以宁

黄绍生 曾桂清 谢秋城 詹友生 蔡松涛

《潮汕文库》序

吴南生

我常回忆着三十年前，同样是“四厢花影怒于潮”的初春季节，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老舍、曹禺、阳翰笙先生等一行十几人，专程来访潮汕。潮汕的山山水水和那古老独特的文化艺术，深深打动了客人们的心。在这里，老舍先生写下了满怀深情的诗：

莫夸骑鹤下扬州，渴慕潮汕数十秋；

得句驰书傲子女，春宵听曲在汕头。

这时，我奉命来汕头迎候他们。当老舍先生等将回归北京的时候，一再握别叮咛：要珍重潮汕的文化遗产，要好好发掘和整理呀！可是，时隔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家的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道。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重视的课题。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潮汕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有史以来所未有的成就。和全国一样，如何继承和发扬潮汕的优秀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也引起海内外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11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1991年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6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又议定着手筹建“国际潮人文化基金会”。与此同时，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也成立了“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这两个专门机构，密切配合、组织协调有关的

研究工作。最近，他们商定了学术研究规划，决定出版《潮汕文库》，准备在今后若干年内陆续整理出版一批丛书，包括《潮汕历史文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等十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出若干细目和专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远见的工作。

潮汕地区的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文化特别是两宋以后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它是浩瀚的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特色的细流。自唐、宋开始，潮州的瓷器就远销海外。随着岁月的迁移，潮州与海外交往也愈来愈加密切。潮人在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之后，大量的潮人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散布世界各地。数逾千万的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又不断地把海外的先进文化引进桑梓故园。中外文化在潮州融聚化合，经过历代潮汕人民的创造、探求和推陈出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海外潮人对传播和丰富中华文化是做出了贡献的。认真研究潮汕的历史和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对推动潮汕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大家议定，研究潮汕历史文化，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使研究工作取得踏实、丰硕的成果，首先应该做好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出版工作。现在准备出版的《潮汕文库》，就是按这一要求迈出的第一步。

潮汕的历史文物、文献或记载、记述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少，但得以完整保存的也不算多，这将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现存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文献，有待我们去整理、研究；埋藏在地下的还可能陆续出土；地方上熟悉掌故的老人们的口碑也相当丰富；散布在民间和海外的文物、资料和古籍也有一定的数量，只要各方重视，抓紧发掘、采集，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

有一个很能说明上述观点的事例：1956年初，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率领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日本友人赠送给两份明代戏曲刻本的摄影本，不知是哪个剧种的。当梅先生等全团经香港回到广州时，刚好潮剧团正在这里演出《荔镜记》。梅先生等观看演出后，一查对才知道两份刻本都是潮剧的古本。这两份刻本，一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后又发现，同一刊本的又一印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此件无刊刻年份，可能是万历初年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这之后又八年，即1964年，再发现有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潮剧刻本，卷一首题“潮州东月李氏編集”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还是：1958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出土发现的嘉靖年间戏曲手抄本《蔡伯喈》（即《琵琶记》），文中夹杂潮州方言，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1975年12月又在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出土了宣德年间手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文中先后写明书写时间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和“宣德七年六月”即（公元1431年、1432年）。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现藏潮州市博物馆。这些都是稀世之宝。上面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潮汕文化有丰富的遗产，也说明了还有一定数量的宝贵文物、文献，或者埋藏在地下，或者散藏在海内外，有待我们去发现。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正在等待我们和后人去做。

显然，《潮汕文库》的出版，对于唤起海内外人士重视发掘搜集潮汕文物、文献的热情，对于系统地积累潮汕历史文化资料，顺利地开展有关的研究工作，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我想，这也是编辑、出版《潮汕文库》的目的。

主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要我为《潮汕文库》写篇序言。我在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面前，只是一个渴望学习的小学生，说不出什

么。但往事历历在目前,老舍先生和历代众多的名贤学者们的期望,今天终于能够开始实现,从心底感到高兴,因而乐于借这个机会,祝愿《潮汕文库》早日问世,祝愿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工作顺利进展,尽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92年2月15日于广州

大明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
睿皇帝實錄卷之

監脩官奉天州儒學訓導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

會昌侯

總裁官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彭時副總裁

官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劉定之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節等奉

勅修

正統元年春正月丁卯朔

前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翰林院鈔本英宗實錄書影(匡寬 14.3 厘米,高 21.3 厘米)

廣西平莫瑩庸之亂攝首功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偏保軍務發宗室免刑叛謀擊虜
逸去擢右都御史己酉春虜入宣府逼居庸萬達督戰卻之以
功陞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本兵以父憂歸萬達成詔
奪情起宣大總督會虜犯京城本兵得重譴詔復改兵部尚書
萬達方病疽結蘊憂間命軍騎就道不四十日抵京時虜患
方棘上日夕接萬達至意遽之以問大學士嚴嵩嵩懼失
上旨不為申理逆賊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嚴嵩劾諸
閹以京察自陳乞罷終喪制上怒致其變事免歸至是年十
月復起為兵部尚書命未至卒萬達切類異五歲能誦書性剛
介坦直為於忠孝處國是若其家南北征討諸所謀畫深遠同
至無不措之有功守之可久萬馭斯士能盡其才不得其死力

明实录红格钞本有关翁万达事条书影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均照前議緩辦。經該大臣與該使臣要約明白。該使臣惟求恩膏速沛。俾永久相安。情詞尚屬恭順。加恩著照所請。所有潮州臺灣兩口准味國先行開市。並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其餘新章稅則等項。暫緩舉行。該大臣即行文各海口。一體遵照辦理。其潮州臺灣兩口內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並著會同該督撫妥議章程具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又諭戶部奏革商虧短官項。請飭原籍

序

陈历明兄以十月之功，从明清两实录辑得潮州史事共千余则，发潜德之幽光，补志乘之不足，诚盛事也。循览一遍，其中所记，值得举出者，如王源任官年月，及其在潮宦绩，广济桥建成之后塑已像为民控诉之事，吴殿邦揭发知府樊王家贪赃等，均足备搜闻。明时隆海禁，与南海诸国私通往来，以正统九年爪哇国为最早纪录，其后曾一本，林凤辈海上活动，所记亦甚详悉。张璉之乱，三省震动，官方记载，就擒正法，与实录同符，具见《明史外国传》称其於三佛齐为番舶长，乃另一传闻，未必可据。清乾隆间，暹罗郑昭入贡，据军机大臣等奏闻多条，其事足补辽中外交史之一页。其他东陇出口人物，与英美开埠诸事，均其荦荦大者。历明穷年矻矻，勒成此编，有裨于志乘者多矣。

惟晚明清初海上史事，《崇禎长编》只得五条，《顺治实录》，不过寥寥二十四条，殊为简略，窃以为可检李光涛荟集之《明清史料》档案以苴益之。

此编即竣事，历明囑题其端，因识数言，用彰其功；行见其书不胫而走，不必余之扬扈也。

饒宗頤

一九九八年七月

前 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史籍中,有两部一、二千万字以上而往昔没有公开刊刻出版过的史册巨编,那就是藏于明、清宫廷的《明实录》和《清实录》。

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是明、清两朝每一个皇帝执政时期的旨谕日记,是皇帝处理事务的编年大事纪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民族、风俗、气候、灾祥以至宫廷生活等方面由皇帝所作的指示。明、清的每一位当朝皇帝,都要敕命史官,根据前一代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记》、《日录》之类的第一手资料,纂修成《实录》。沿袭下来,每一位皇帝基本上都有一部全称为《大明×××皇帝实录》或《大清×××皇帝实录》。卷数、篇幅与该皇帝在位时间相应。

《明实录》的每一部,都由当朝皇帝命勋臣为监修官、阁臣为总裁,领导翰林院的史官,对前一代皇帝留在台、省、府的《钦录簿》及其他档案资料编成的,编成后要写出《序》及《进实录表》,由修纂官、监修官、总裁等签署,进呈皇帝御览。全部内文钞为正副两部进呈本,正本藏于宫内(嘉靖以后则入藏皇史宬),副本藏于内阁翰林院,底稿则在太液池全部烧毁,以防史料外泄,保证唯一史籍的绝对权威,明代十六朝(1368年—1644年),经胡广等历朝史官,先后修出了《太祖实录》至《熹宗实录》共13部,其中短暂的惠帝建文条目编入《太祖实录》,景泰朝继英宗正统之后仅七年,英宗复辟,改元天顺,故全部都编入《英宗实录》。最末一代皇帝思宗崇祯的史料,曾有人编出《崇祯实录》17卷,很不完整,后来在清朝修明史时,补纂为《崇祯长编》68卷,这样《明实录》总共十四部3126卷达1600余万字。几经沧桑,未见完整的原本保留下来,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残卷散页,如礼王府本、明内阁精写本、黄丝栏本、明朱丝栏精

钞本、明蓝格钞本等散卷。相对近全的只有一些传钞本，如南浔刘永干的嘉业堂本、抱经楼本，广方言馆本（缺熹宗实录）、清初明史馆的红格钞本等。从1930年开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明实录》进行校勘，经过傅孟真、李晋华、王崇武、黄彰健等许多学者辛勤工作，以北平图书馆藏红丝格本《明实录》为底本，参照各种残本散叶及广方言馆本、嘉业堂本、抱经楼本等传钞本仔细校勘，历时三十余年，费了大量心血，补救残缺，并对各朝实录写出校勘记，著名学者胡适之先生也曾为取得美国国会图书馆赠送红格抄本的缩微胶卷而努力，并在1962年2月23日晚他临终前一天题写了《明实录》书名。终于在1962年，由黄彰健先生主持，在台湾影印出版《明实录》红格钞本和各朝实录的勘校记，公开问世。在此之前，1940年，南京国学图书馆藏的《明实录》（原于抱经堂本的传钞本），补上《熹宗实录》、《崇祯长编》，由梁鸿志主持影印出版，分为500册。

《清实录》在宣统以前历代皇帝共有十一部，包括太祖（后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至德宗光绪实录；在太祖以前还有《满洲实录》一部，那是纪述太祖以前三十多年间满洲的史事，在最后一代皇帝还有《宣统政纪》一部，合共是十三部。清代各朝实录的修编，是在上一代皇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专门设立“实录馆”调取上谕、朱批奏折及起居注等档案，从事编纂，事毕即把机构撤消，与常设的国史馆不同。每部实录完成之后，进呈皇帝批准，即缮写五份，每份分汉、满、蒙三种文本，又以开本大小和装璜不同称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小黄绫本等格式，分别藏于皇史宬、沈阳清宫崇谟阁、内阁实录库。最后的《宣统政纪》则由废黜的最后一代皇帝溥仪自己收藏。这些都有原写本或完稿本保存下来。1936年，伪“满日文化协会”据崇谟阁本由日本大藏出版社出版，共1220册，分为122帙，外加目录一帙十册，印行300部。1964年，台湾华联出版社又翻印一次。1985年6月至1987年7月，中

华书局据原藏在上书房的《满洲实录》和皇史宬所藏大红绫本为主全部影印出版,共计 4433 卷,方得流传。

名为“实录”这种皇帝处理事务的编年体大事记,在中国古已有之,汉代以后比较定型;历代都有史官纪录皇帝处理国家政事及生活,称为《起居注》,南北朝时梁代周兴嗣撰写过《梁皇帝实录》三卷,记录梁武帝事,均在《隋书经籍志二》有所著录。唐初,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其后,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为主编编年体,号为《实录》,或称为《时政记》。自此,每一皇帝继位,都要由史官编撰先帝实录。唐宪宗时,史官为皇帝编撰的叫《日历》或称《实录》。据统计,历朝皇帝的实录总共有 116 部,由于年期久远,朝代更迭,灾祸频仍,这些实录大多已经佚亡,近现代残存的就只有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二十卷、北宋钱若水撰的《太宗实录》二十卷和南宋刘克庄撰的《宁宗玉牒初草》二卷;惟有明、清这两部《实录》,成为首尾完整、事项齐备的全面性文献。

本来,“实录”的原义是指符合实际的记载,《汉书·六二》《司马迁传赞》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言其录事必实。但是,由于封建帝皇政治上的需要,修撰者又是皇朝的臣属,不免有所忌讳,或则隐恶扬善,或则歪曲袒护,或则有意篡改,这就损害了《实录》的某些真实性和客观态度。以《明实录》为例,《太祖实录》就在永乐年间有过修改,为朱棣掩饰篡夺的历史及其生母并非马皇后等问题;英宗复辟,在其实录中也有所忌讳,《光宗实录》则因党争问题而歪曲一些事实。《清实录》篡改更甚,如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实录,雍正皇帝下令改纂,至乾隆时完成,删去了一些史料,如《太祖实录》删去了孟革卜凶图谋篡位的事,太宗实录删去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事件等,从康熙到光绪各朝的实录,也不断有所修改。本世纪 30 年代伪满出版《清实录》时,对《德宗实录》篡改更多,如改动对日本含有贬义的词语,缓和对立语气。即使如此,《实录》仍大量保存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且有档案、有稿